



著 叶佳雯

她的脸有些红，急急地辩解道：「哪有……」
说着抱过木泽怀里的花，把头埋进去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甜甜地笑起来……

维纳斯的樱花裙

华文出版社



著
叶佳雯

维纳斯的樱花裙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维纳斯的樱花裙/叶佳雯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

2005. 1

ISBN 7 - 5075 - 1788 - 8

I. 维... II. 叶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6696 号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邮编 100055 北京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)

网址: <http://www.hwchs.com.cn>

网络实名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chs@263.net

电话: 发行部 (010) 66531801 (010) 66531802

总编室 (010) 63370892

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东方印刷厂印刷

880 × 1230 1/32 开本 11.125 印张 200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01 - 6000 册

定价: 21.50 元

Chapter 01

下午的课结束后，教室里的人陆陆续续地走光了。沫沫从川岛小姐的办公室回来，捧着早晨还没来得及拿的书。这些书里的日语就像天书，怎么办呢？她一面想，一面推开教室的门。忽然，她在门口停住了脚步。

池内木泽一个人坐在窗台上，背靠着窗框，侧过脸望着窗外的樱花。风吹过，落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，像是一片樱花雪。夕阳的余晖星星点点洒在木泽的脸上和身上，晕染开去，他浑身涂上了蒙蒙一片柔淡的光晕。沫沫突然想起以前父亲说过，西藏有一种仪式，把圆寂的法师塑进雕像里当偶像膜拜，



维纳斯的樱花裙

后来有人把外面那层壳敲开，发现里面的法师长出了黑发。不知为什么，她忽然觉得这层光晕就像那层壳，把木泽和这个世界隔开了，他一个人在那里面，没有人能和他说话，但是他还活着，因为他的头发仍努力地“滋滋”地生长。

沫沫刚想说些什么，忽地注意到在他身边不远，松隆恭美对着窗站着。

“木泽，今天去哪里好呢？”恭美轻声问。

“随便。”木泽说。

“你有心事吗？”恭美小心地问。

“没有。”说着，木泽转过头来，跳下窗台。他转过身正要拿桌上的书包，抬眼望见了门口的沫沫。

“我，”沫沫慌忙走了进来，说，“你们好。”说着，她手忙脚乱地开始往书包里装东西。忙乱中，一张纸片从日记本里掉了出来，她也没有发觉。

恭美没有搭理沫沫，站起身径直走到木泽的身边，说：“快点吧。”

“你去车库前等我。”木泽说。

恭美只得依依不舍地走出教室。

沫沫有些尴尬，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，想说什么，又不知道怎样用日语说，她只得低下头整理书包。

木泽捡起地上的纸片，瞟了一眼，一声不吭地放在沫沫跟前的桌上。

沫沫一惊，一看纸片，脸“刷”地红了。她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……随便写的……你，懂中文？”

木泽的嘴角微微向上一扬，似乎是微笑，却并不回答，抓起包往肩上一揽，大步走出了教室。

沫沫忙把纸片塞回日记本，心里骂自己粗心。她只得安慰自己，木泽应该看不懂……这样想着，慢慢地背上书包，走出了教室，向校门走去。走在人行道上，沫沫却不知道该去哪里。回家？哪里是家？

天空里燃烧着火红的晚霞，就像她曾经看过无数遍的晚霞一样。以前放学回家，父亲经常带她爬到楼顶上去看晚霞，看大雁，父女俩手拉手站在夕阳里吟诵“落霞与孤鹜齐飞”。现在父亲不在了，沫沫跟着改嫁日本的母亲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，还是一样的晚霞，却再也没有人拉着她的手喊“臭女儿”了……

她沉浸在回忆里，不知不觉走出了人行道，偏到了马路上。一声轮胎和地面刺耳的摩擦声把她从恍惚中惊醒，但已经晚了。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，她被狠狠地甩到半空中，失去了知觉。

山也拓一惊，司机还没把车停稳，他就跳下车来奔向沫沫。沫沫紧闭着双眼，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。书包飞落，里面的书撒了一地，汩汩流淌的鲜血静静地在书页上浸染开来。

“小姐，小姐！”拓抱住沫沫大声喊。这时手机响了起来。“拓，化妆师已经到了一小时了，你在哪里？！”经纪人智子焦急的声音从手机里扑向拓的鼓膜。

“歌迷会延迟！”拓对着手机吼了一声，不等她回答，猛地



维纳斯的樱花裙

关了手机。

母亲坐在急救室外走廊里的椅子上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拓坐在一边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警局的问讯已经结束，责任并不在他，他没有义务和沫沫的母亲一起等在急救室外。但有一种奇怪的本能使他留了下来。

急救室的门终于开了。

“医生，医生……”母亲奔了上去。

医生脸上荡漾着安慰的笑容：“您女儿很好，除了一些外伤，没问题。”

004

母亲一下子松了口气，眼泪疯了似的往外涌。

清晨，沫沫坐在病床上读日语，腿上打着石膏。她的头略略有些晕，完全不记得昨天出事时的情景，仿佛是做了一场梦。

当拓走进病房的时候，沫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个人 and 日本当红明星山也拓怎么长得一模一样？尤其是他的眼睛，虽然不大，但很深，有一种说不出的令人心发软的光芒，让她不敢正视。

“对不起，让您受惊了。”沫沫嗫嚅着说。她想做些解释，但不知如何表达，涨红了脸拼命搜索词汇。

拓摆摆手，仿佛是说他全能理解。沫沫感激地松了口气。

拓走到她床角，说：“你没事就好。呃，你是……”

“沫沫。”沫沫笑着说。

“贵姓？”拓问。

沫沫的笑僵在了脸上，许久才说：“叫我沫沫就行了。——喏，那里，坐。”说着指了指床边的椅子。

“谢谢。”拓点点头，却仍站着，仿佛随时准备离开。来之前他并没想要久留，但他发现眼前这个女孩的笑容后似乎隐藏着一种忧伤。她努力笑，她的笑容忽然让他想到自己。

不知为何，他不想走了，坐了下来。

“您呢？”沫沫问，“怎么称呼？”

“山也拓。”拓若无其事地回答。

沫沫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望着他笑。

“山——也——拓。”拓放慢语速，重复了一遍。

沫沫愣了愣，过了会儿才笑道：“您，开玩笑吧。”

“没有开玩笑。”拓回答。

“山也拓?!”沫沫一下子懵了。

那个在荧幕上光芒耀眼的；那个走到哪里都被欢呼簇拥的；那个在海报里冷傲不驯的——山也拓?!他竟这样安静地坐在自己面前——这是在做梦吧?!她的心怦怦狂跳起来，脸上发烧，没有办法出声。

“呃，真对不起，麻烦您了。”许久，沫沫才勉强发出声音来。

拓笑了笑回答：“没关系。——无论如何是我的车撞了你，道歉的应该是我。”

正在沫沫不知如何回答时，拓的手机响起。拓无意识地叹了口气，站起身走到墙边听手机电话。



006 维纳斯的樱花裙

智子愤怒的声音冲了出来：“你是怎么搞的?! 没看到报纸上‘山也拓失约，数千歌迷遭耍’的头版新闻吗?!”

“我十分钟后就来。”拓疲惫地回答。

“今天要和木野室哉见面，你也有事？你应该知道他的上一部片子的票房是多少？——你立刻就来!” 智子喊起来。

“明白了。”拓挂了手机。

“您，您去吧。您能来，我，我已经很感谢。”沫沫看着山也拓转过身来，没等他说什么，就说。拓突然有些冲动，想和沫沫交换私人的手机号码，但当他刚冒出这个念头，马上又犹豫了。自己对沫沫还一无所知，不能太过信任。只是……她眼睛深处躲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忧伤，让他实在不忍就这样和她结束联系。他踌躇半晌，理智还是占了上风。

“祝你早日康复。”他点了点头，戴上太阳眼镜，向病房门口走去。沫沫望着他的背影，忽然觉得不现实——这是山也拓？真是山也拓？

病房的门突然被轰地撞开了，沫沫被吓了一跳，还没等她回过神，无数相机和镁光灯就已经像潮水般涌了进来。宁静的病房里犹如投进炸弹一般，一下子沸腾了。“请问山也君，撞车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感情出了问题吗？”“对昨天的失约你有什么解释吗？”“对文小姐的赔偿是什么？”……闪光灯的光束像尼亚加拉大瀑布般疯狂地倾泻而出，不仅仅对着山也拓，也对着沫沫，仿佛被撞是她莫大的荣幸。无数人拥着她，声浪一浪高过一浪。“文小姐有何感想？”“文小姐是山也拓的崇拜者吗？”……

记者的语速快得像子弹，枪林弹雨中沫沫彻底傻了，无助地望着拓。他正在胶水般黏稠的人群里奋力突围，一言不发，脸色像死灰般难看。终于，他挤出了病房，一出门就迈开大步急走，人群跟着涌出去，只听见走廊里的喧哗快速远去。沫沫松了口气。

“撞了你的，好像是有名的人呢！”母亲一边削苹果，一边把报纸递给沫沫。衬着山也拓和自己的巨幅照片，头版头条新闻醒目的标题跃入沫沫的眼帘：《山也拒会事出有因，幸运女孩完全健康》。

“他们觉得‘幸运’，自己撞一下试试好了。”沫沫瞥了一眼，冷冷地说。

母亲不再说什么，削完苹果，把它递给沫沫，说：“吃个苹果吧，都读了一上午日语了。腿还疼吗？医生说很快就能出院了。”

“不饿。”沫沫不接送到嘴边的苹果，说，“我在这里，什么都看不懂，什么都听不懂，不学日语，就像聋子和瞎子。”

“你……别急，慢慢来吧。”母亲说，“先吃个苹果吧？”

沫沫把头转向另一边，低声念起日语来。母亲怔怔地望着她，许久才轻声说：“有许多事，不能只看表面。很多事的因果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埋下了。等你心情好些，我会慢慢告诉你……”

沫沫没有回答。母亲呆呆地坐着，手里还拿着那个苹果。

智子端着酒杯，在沙发上坐下来，问：“那女孩没事了？”



维纳斯的樱花裙

“嗯。”拓应了一声。

他也坐下来，慢慢陷进沙发里，一口一口呷着酒。他眼前浮现起沫沫落寞的眼神，心里有些压抑。他站起身，伸了个懒腰，向浴室走去。工作手机响了起来。智子不耐烦地抱怨了一声，一打开手机，声音却马上变得热情起来，积极地向记者为拓的失约开脱。

拓躺在浴缸里，水汽蒸腾，整间浴室都淹没在氤氲的雾气里。

008

出道这么久，每天都像背着一个躯壳，奔波到东，奔波到西。一开始觉得新奇，出了新歌或接了新片子，都会让他暂时忘却身上的重荷。但日子一久，背上的躯壳越来越沉重。尤其是在新人层出不穷的今天，巨大的压力让他想逃。

为了保持常青，每天，自己的躯壳都不得不加倍振作。放电，欢笑，都已炉火纯青。在欢笑的躯壳下，却是一个孤独的迷茫的灵魂。这灵魂一直在寻找什么……寻找什么？拓不知道。他只知道，自己的生命少了些什么，少了些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，还能握在手里的东西，少了一个在他被事业压得喘不过气来时，能够让他逃遁的怀抱。

浴室是唯一能让他完全垮下来的空间，他只需躺着，全身都瘫软着。他希望就这样躺下去，永远不要起来。

“拓！快点吧，十点钟要和水野通电话的！”智子的高喊声传来，“你已经泡了一个小时了，会损坏皮肤的，怎么越来越不注意保养皮肤了？！”

拓叹了口气，努力振作精神，坐起身来，拿过浴巾。

母亲扶着沫沫走进家门时，林原一则正穿着围身在厨房里忙乎。听见门口的响动，他端着一个水果拼盘迎出来，笑道：“欢迎回家。”

材原一则的中文说得很好，在家他从不说日文。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他是日本人，沫沫真会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。

沫沫没作声，低头换鞋。

“你今天这么早回来啦？”母亲惊喜地说。

“听说沫沫出院，特地回来做几个菜。平时你们尝不到噢！我的手艺呀，可是真人不露相啊！”说着，一则把拼盘放在茶几上，说，“沫沫，先吃点水果垫垫肚子。”

沫沫想起，以前父亲也是这样的，每次自己从外面奔波回来，都会看到桌上削好的水果。她心里一软，正想道谢，忽然看见一则正抬手轻轻抹平母亲额上蓬乱的刘海，母亲竟然在微笑，以前可从没见她这样对父亲笑过。沫沫一刻也不想再在客厅呆了。

“我不饿。”沫沫说着拄着拐杖就往房间走。

母亲慌忙挣开一则，赶上来说：“沫沫……”

还没等她说完，沫沫就砰地关上了房门。

她没有开灯。黑暗里，她拄着拐杖走到窗边，“刷”地拉开窗帘，窗外那个灯光璀璨的城市扑面而来。一幢幢高楼，一片片灯火，夜空下，所有的歌舞都是别人的热闹。那么多窗口，那么多门，却再也找不到她的家。虽然从前的家很小，一转身就能碰落一样物什，但无论她多晚回家，都有父亲亲自准



维纳斯的樱花裙

备的热饭吃。

沫沫的眼泪忽然涌出来。她在心里骂自己没用，但眼泪仍不住往下掉。自从父亲去世，她就变成了一个脆弱的人，一点点小事也会把她触动得泣不成声。她一边哭一边打开电脑，想给老朋友写邮件。但她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虽然每次都想诉苦，但每次都说自己过得很好。诉苦有什么用呢？远在家乡的她们，已经无法体会自己身为异客的心境了。

邮箱里有一封来自陌生地址的邮件。

署名：池内木泽。

沫沫愣住了。

Chapter 02

邮件的内容倒是很简单：腿伤怎么样了？祝早日康复。
木泽。

然而，沫沫却非常惊讶。她没想到池内木泽会主动关心她。木泽在学校里有个绰号，叫“雪人”，因为他待人就像雪一样，总是冷冰冰的。他长得很像泷泽秀明，非常俊美，因此，一直是女生追逐的焦点，但除了恭美以外，他从不搭理任何女生。久而久之，大家就说恭美是他的女朋友。奇怪的是，除了每天上下学用电单车载恭美同行以外，其余时间他仍然一个人独来独往，他们两人似乎又不是真正的男女朋友，而两人



维纳斯的樱花裙

对他们扑朔迷离的关系一直保持缄默。所以，仍然有一大群未死心的狂蜂浪蝶追着木泽。本来恭美早就被女生给孤立了，但她家似乎非常有钱，所以她出手阔绰，倒也借此拉拢了不少死党。这些“保王党”和那些追求木泽的“造反派”之间有错综复杂的恩怨，真是所谓“三个女人一台戏，五个女人一群鸭”。

更让沫沫吃惊的是，邮件是用中文写的。

012 在家小憩几天后，沫沫撑着拐杖上学了。一开始她担心同学会像看西洋景一样看她的伤腿，让她无地自容。但进了教室她却发现，自己的担心完全多余。没有人向自己投来额外的目光，大家调笑的调笑，聊天的聊天，根本没人搭理她。沫沫默默地在位子上坐下，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
中午，下课不到五分钟，教室里就如风卷残云般的空空如也。偌大的教室，沫沫一个人坐着。窗外阳光很好，校园里满树满树的樱花展开了灿烂的笑颜，樱花下，日本同学三三两两或去食堂，或坐在草地上吃各自从家里带来的便当，欢笑声远远传来，传进寂静无声的教室，格外刺耳。

沫沫望着桌上母亲准备的便当出神，一点胃口也没有。

忽然，身边响起了什么声音。沫沫一惊，抬头一看，只见木泽手里拿着三明治和咖啡，兀自在位子上坐下。他们的位子只隔了一条窄小的走道。

沫沫刚想打招呼，木泽已经开口了：“没胃口？”

他说的是中文。

沫沫却有些懵，怕自己听错了。

“没胃口？”木泽又重复了一遍。他说话的时候，很少有笑容，有时候沫沫简直觉得木泽很讨厌她。但是他虽然不笑，却总是专注地望着她，眼神里饱含一种孩子气的认真，又让沫沫觉得受宠若惊。

“啊？……嗯……”沫沫愣愣地用中文回答。她想了想，忍不住加了一句：“你会说中文啊？”

“我父亲是中国人。”木泽简短地回答。但他似乎不愿意多谈这个话题，沫沫也就没再问下去。她忽然想，那么那天纸片上的话，他看懂了？……她觉得脸上有些发烧。

沫沫正想着，木泽突然问：“那首诗是写给男朋友的吧？”

“啊？不不……”沫沫的脸更红了。

木泽望着她涨得通红的面颊，忽然微笑起来。他微笑的时候，嘴角微微上扬，轮廓鲜明的脸上多了一丝顽皮，沫沫不禁想，怪不得那么多女生为他争风吃醋，因为他真的还是蛮帅的。

“别紧张。”木泽笑道。

沫沫慌不择路地说：“你父亲是中国人，怪不得你的中文这么好。”

出乎意料，木泽的脸色“刷”地变了，他冷冷地说：“我的中文是跟母亲学的。”说着，他狠狠咬了一口三明治，把嘴塞得鼓鼓囊囊的，紧闭双唇，用力嚼起来。

沫沫有些尴尬，想道歉，又不知道为何道歉，有些手足无措，便下意识地吃起便当来。

过了很久，木泽终于把嘴里的三明治咽下去了，慢慢恢复



维纳斯的樱花裙

了先前的神气。他突然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片，放在沫沫桌上，说：“这是我写的，我想你能懂。”

说着，他抓了纸壳和纸杯，就朝门外走去。

纸片上用铅笔写着：

你说

我有一张床和一个行囊

可是没有你

那么即使有床和行囊

我又能去哪里

014

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感受。但现在我改变了看法。我觉得应该这样说：

我有一张床和一个行囊

那么虽然没有你

我还是可以背着

我的床和我的行囊

一个人去我要去的地方

推荐你一本书：《鲁滨孙漂流记》。

沫沫把纸片反复读了很久。

周末，沫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买《鲁滨孙漂流记》。